

65 濟南 成都

韓復榘歿後，社會上出現一種傳聞，即韓與四川劉湘聯合，「密謀倒蔣」，即劉之川軍封閉蔣介石入川之路；韓復榘之魯軍撤至南陽、襄樊、漢中，以拊蔣軍之背，對蔣形夾擊合圍之勢，同時通電聯合倒蔣。不料事洩，蔣在武昌殺韓，三天後，劉死在漢口醫院。

由於此傳說純屬無稽之談，隨意性很強，因此版本極多，無奇不有：有說是劉、韓兩家聯合；有說是劉、韓、宋（哲元）三家聯合；白崇禧則說，韓欲去漢中與西北「五馬」聯合，隻字不提劉、宋；有說聯合之後要「宣布獨立」；有說聯合的目的是「倒蔣」；有說聯合的目的是「和日」加「倒蔣」。關於所謂「告密門」，有說是宋哲元向蔣介石告密，出賣了韓復榘；有說是劉湘向蔣介石告密，出賣了韓復榘；劉的部將范紹增則自招是他向蔣介石告了密，出賣了劉湘，扯出了

韓復榘；就差韓復榘告密了。至於劉湘之死，有說是「嚇死」的；有說是「愧死」的（據說，劉告密後，韓被蔣殺，劉自覺對不起韓，羞愧而死，以此種說法最浪漫）；更有說是被戴笠「毒死」的，林林總總，不一而足。

此傳聞流行多年，至今還不斷有文人墨客拿來寫文章，熱剩飯，揚言「大揭密」、「大爆料」，以聳人聽聞。

其實為他們提供創作素材的不過就是兩三篇自稱是親聞、親歷的回憶文章。

有個叫張樾亭的人，曾擔任過宋哲元的參謀長，一九六〇年代寫了篇回憶文章，謂：「一日深夜，宋叫我到他住室對我說：『韓復榘密派代表來說：劉湘令川軍封閉入川之路，不讓蔣介石及其部隊進川。韓本人率部撤踞南陽、襄樊、漢中一帶。希望我們撤守潼關以西，聯名通電和日反蔣。你看這事做得做得不得？』我問宋說：『總司令以為如何？』宋說：『不能做，做了遺臭萬年。』我說：『對。』宋說：『要嚴守秘密。』於是宋即一面敷衍韓的代表，一面用特密電報告蔣介石。沒隔幾日，蔣由漢口專車到開封召集韓復榘、宋哲元等開軍事會議。」（註一）

張文在講這個故事之前，先有一段鋪墊。文曰：「宋丟掉察省主席後，滿懷怨恨，到天津利



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兼第二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劉湘

（註一）張樾亭：〈記劉湘、韓復榘、宋哲元聯日反蔣的失敗〉，《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四輯，第九十七頁。

用蕭振瀛等與日人勾結，而取得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冀察綏靖主任和二十九軍軍長，就是很明顯的例子。宋取得這些職位後，與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長松室密切勾結，並曾派二十九軍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率二十九軍部分高級將領赴日本海陸空軍聯合演習。張自忠曾晉謁日皇，日人還撥給二十九軍野山炮一營的大炮裝備。宋在懷仁堂歡宴松室和日本顧問及其他日本駐平要人，宋講話攻擊蔣介石時，日人把他舉起歡呼。「蕭振瀛約我到他家對我說：『宋先生要掛五色旗。』」「韓（復榘）在濟南同日本領事會商五省自治，韓已面許，不過僅僅沒有應日人之請親筆簽字。」「由此看來，劉湘、韓復榘、宋哲元三人結合起來聯日倒蔣，既有其現時條件，又有其思想基礎。」^{（註二）}（張文前面還說，「除劉湘與日人勾結情形我不明瞭外……」不知後面為什麼又把劉與韓、宋等同而論。）

以上這個故事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宋哲元在聽了張樾亭的話之後，才確認「和日反蔣」「做不得」，從而避免了一場嚴重危機；宋、張對話後，宋向蔣介石告密，韓復榘「沒隔幾日」就在開封被蔣扣押。如此看來，所謂「宋張對話」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應該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歷史意義。

不過，「宋張對話」的真實性還有待確認，由於是兩人之間的密談，宋又早已作古，死無對證，因此，「宋張對話」恐怕永遠是個謎了。

（註二） 張樾亭：〈記劉湘、韓復榘、宋哲元聯日反蔣的失敗〉，《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四輯，第九十六頁。

但是我們不妨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審視。

張樾亭雖曾任宋哲元的參謀長，但並不是二十九軍的核心人物，也不在決策圈內。查閱《秦德純回憶錄》及蕭振瀛之遺作《華北危局紀實》，均未有關於「劉湘、韓復榘、宋哲元聯日倒蔣」之記述，及韓復榘派代表遊說宋哲元聯名發表「和日反蔣」通電之事。秦、蕭是宋的高級幕僚、左膀右臂，總不會只是個「花瓶兒」吧。

張樾亭是二十九軍的老人，但他筆下的二十九軍高級將領無一例外都「與日寇勾勾搭搭」，而且「貪圖生活享受」。他說：「二十九軍軍長和師長在擴軍兼職（升官發財）以後，他們所注意的不是為抗擊日寇作好準備，而是與日寇勾勾搭搭，並且貪圖生活享受。」「宋哲元為維持其權位，利用蕭振瀛等勾結日本，以威脅蔣介石。」「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帶領二十九軍一部高級將領，赴日本參觀其陸海空軍秋季聯合演習。宋哲元在懷仁堂宴請日本駐平特務機關長松室和日本顧問及武官與其他日本人等聯歡，有我在座，有幾個日本人將宋哲元舉起歡呼。馮治安常在其寓所請日本顧問吃飯，我亦在座。劉汝明在察哈爾與日本駐察特務人員關係密切。」「宋哲元每晚經常找岳乾齋（北平鹽業經理）等在鐵獅子胡同張宗昌舊寓和齊六家中打牌，聞每次輸贏很大。馮治安常在北平前面外瑞蚨祥西棧和齊六家中玩樂，先後結識女演員沈麗鶯、陸素娟，所費很多。張自忠和趙登禹娶小老婆、吸白麵，趙尤甚，聞常白日不起。劉汝明在察哈爾運賣大菸土，

聞在平購置房產很多。」（註三）

那麼，張樾亭究竟是何方神聖？張在另一篇文章裡是如此自報家門的：「一九三六年一月，宋哲元派我赴南京見蔣介石，要求擴軍……我見何（應欽）後，特務頭子戴笠請我吃飯，希望我對他派在平津的人員加以協助。我說只要有他的信，我當盡力幫忙。」蔣介石在請我吃飯時說：『宋軍長遇有困難，可隨時派人來或寫信來。』飯後蔣介石派人送給我兩千元零用，囑即回平。」一九三六年三月，宋哲元又派我赴南京見蔣介石，報告平津情況……蔣介石請我吃飯時說：『宋軍長如有需要，可隨時派人來接洽。』又派人送給我二千元。」（註四）

至此，事情就全清楚了，屁股決定腦袋，腦袋決定嘴巴，難怪二十九軍將領在他筆下竟如此不堪。把地方實力派之間的合縱連橫，說成是「勾結日本」，給反蔣人士戴上「聯日」的帽子，正是某方打擊異己、引導輿論的慣用手法。

還有一位叫范紹增的川軍將領，也在一九六〇年代寫了篇回憶文章，說劉湘因胃潰瘍病在漢口住院，當時他也在漢口，戴笠讓他監視劉之活動及韓復榘派來聯絡的代表。一九三八年一月某日，范的舊部潘某，在劉之參謀處長徐某處看到一紙命令，是給劉的軍長王纘緒的，劉命王「帶兩師人到宜昌、沙市一帶，與韓復榘去襄樊的隊伍切取聯絡」。潘某將命令內容告訴范，范告訴

（註三）張樾亭：〈七七事變前後我在宋哲元部的經歷和見聞〉，《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四輯，第七十八頁。

（註四）張樾亭：〈七七事變前後我在宋哲元部的經歷和見聞〉，《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四輯，第七十五頁。

孔祥熙，孔又報告蔣介石。范事後聽說，戴笠根據命令內容，破譯了劉、韓來往的密電。於是蔣在開封扣韓。劉聽說韓因要將部隊開到襄樊去而被扣，知道事已洩露，便大口吐血而亡。(註五)

如果范紹增所講的故事屬實，他向蔣介石告密，告的是劉、韓有軍事同盟，但沒「上綱上線」變成「聯日」；范過去被劉湘免去師長職務，對劉懷恨在心，但並沒有因此而指責劉與日本人有勾結；范坦承自己有告密行為，但沒有把責任推卸給別人。范說：「我與韓復榘無仇無怨，也未見過韓的面，只是為了報復劉湘，參與了蔣介石的這一陰謀活動。」

范紹增很坦率，沒把自己說得那麼高尚；他沒資格參與韓的核心機密，因此他對韓是否面許過「五省自治」不發表意見。

這就是范紹增與張樾亭的不同之處。

范紹增與張樾亭也有共同之處，那就是在他們的背後都有戴笠的影子。

另有王某回憶文章，自稱是「大本營派到韓部」的情報人員，在第三路軍總部充任聯絡參謀。文章大都抄自公開發行的文史資料，沒有新內容，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為他自稱曾打開第三路軍總部參謀處處長辦公桌的抽屜，偷出一張草圖，原來「是一個秘密軍事撤退計畫，文字敘述不多，注明了撤退曹縣的行軍序列和下一步轉移漢中再另行部署的計畫，毫無對日作戰的安排，只是一個不戰而退的軍事計畫和草圖。從這個計畫上可以看出，韓復榘先將後勤物資運往豫西，第三集團軍

(註五) 范紹增：〈關於劉湘、韓復榘之死的一點見聞〉，《文史資料選輯》，第四十二輯，第二百五十一頁。

撤出濟南後，不固守兗州，一部分經津浦線直接到濟寧轉曹縣，其餘部隊按戰鬥序列，分別從指定路線過運河向曹縣集結」。以上是他發現的「計畫」，接下來話鋒一轉，全是他的分析和演繹了：「很明顯，這就是韓復榘、劉湘、宋哲元準備盤踞漢中、潼關以西大片地區，宣布『獨立』的韓復榘部的軍事計畫。我看完之後，立即用照相機把這個撤退的軍事草圖拍攝下來。」「我奉令來到徐州彙報，將上述拍攝的草圖和韓親筆書寫的手令照片，交給李宗仁看後，他說：『很好』。」（註六）

如此看來，王某收穫甚微，他竊取的僅是一張早已不是秘密的撤退路線圖（韓復榘撤退一直是公開的，甚至當著李宗仁的面向下級布置撤退事宜）。他所說的韓復榘、劉湘、宋哲元要宣布「獨立」，只是他的推測，而不是情報。至於他是怎麼把撤退路線圖與韓、劉、宋要宣布「獨立」聯繫在一起的，而且還「很明顯」，一般俗人就看不出來了。

有意思的是，王某在第三路軍只是個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卻好出大言。據他說，李宗仁、白崇禧原打算在徐州扣留韓復榘，經他一番理論，李、白遂改變初衷，決定請蔣介石出面，在開封扣韓。又據他說，韓復榘接到赴開封開會的通知後，猶豫不決，召集幾位主要人員開會研究，居然他也有資格參加。為騙韓去開封，他還撒了一個謊：「在徐州聽說要將魯豫、蘇皖劃為兩個戰區，魯豫戰區有意請總司令出任長官之議。」韓居然還相信了他的話，去了開封。（註七）在重大

（註六） 王道生：《大本營派我到韓部》，《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二百三十六頁。

（註七） 王道生：《大本營派我到韓部》，《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二百三十七頁。

問題上，李、白、韓竟都對一個區區參謀言聽計從，也算是一件奇事！

劉湘在抗戰初期的表現與歸宿：

「七七」事變後第二天，劉湘即電呈蔣介石，同時通電全國，籲請全國總動員，一致抗日。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劉湘飛赴南京參加國防會議。會上，劉慷慨陳辭近二小時：「抗戰，四川可出兵三十萬，供給壯丁五百萬。」從九月七日起，川軍分別從川北和川東開赴抗日前線。劉執意抱病親率首批十萬川軍出川抗日，說是要以血戰一贖川軍二十年內戰的罪過，洗刷川軍「打內戰」的惡名。十月十五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任劉湘為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兼任第二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唐式遵為副總司令，轄二十一、二十三軍。十一月二十日，國民政府發表宣言，移駐重慶辦公；劉立即發電：「謹率七千萬人，翹首歡迎。」十一月二十三日，劉胃病突然復發，大口吐血，在昏迷中被護送至蕪湖醫院，二十八日送漢口萬國醫院就醫，經搶救甦醒。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淪陷，各軍亦轉進至皖贛，該戰區實際上已不復存在。十二月三十日，蔣介石訓令第二十三集團軍總司令由唐式遵接任，劉專任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劉很失落。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劉在漢口病逝，終年四十八歲。死前他留有遺囑，語不及私：「抗戰到底，始終不渝，即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誓不還鄉！」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前線川軍每天升旗時，官兵必同聲誦讀遺囑一遍，以示抗戰到底的決心。不久，國民政府在成都為劉舉行極隆重國葬典禮。劉湘力主抗日、抱病出征，為其晚年寫下光彩的一筆。

那麼，韓復榘與劉湘究竟有無秘密往來呢？這要從馮玉祥與劉湘的秘密往來說起。

馮玉祥在一九二四年北京政變後，便與四川各地方實力派信使往來不斷。一九三二年夏，劉湘與馮玉祥的秘書高興亞在成都晤面，劉請馮派人到四川，幫他改革訓練軍隊。馮未置可否。一九三四年秋，劉派代表張斯可來北平，通過高正式請求馮派人赴川，幫助訓練軍隊。馮派曾在汾陽軍校教書的兩名教官赴蓉，在劉軍教導團任教。一九三五年四月，張再次來京，通過秦德純與宋哲元會晤，希望能與西北軍方面親密結合，作實力上的相互支援。馮有所保留，但又對高說：「現在我們也不冷淡他，讓他和蔣介石鬥一鬥吧。」馮派高去四川晤劉，促其積極抗日，與共產黨交朋友，只有如此才能堅定劉反蔣決心。劉向高訴說蔣介石的「參謀團」、「別動隊」進川後對他的種種壓迫，「四川成了蔣的殖民地」。因此劉對反蔣無異議，對抗日也極表贊同，但對與共產黨打交道有所顧慮。劉向高表示，願與宋哲元、韓復榘作進一步聯絡，「期望不僅在反蔣的立場上一致，彼此實力支援，而且抗日若實現時，在抗日戰場上也要堅決互相支援，不要徒遭犧牲。這一點希望馮促其成」。一九三六年，馮到南京。劉向高表示，完全擁護馮的抗日主張，希望馮把他當作自己的直屬部下一樣，目的是想通過馮與馮之舊部作進一步聯絡。劉請馮如得到蔣方不利於他的情報，能轉給他。對此，馮也確實做了一些，如將川軍將領王纘緒、范紹增等發給蔣介石的不利於劉的電報都抄下來，轉給劉。因此高興亞說：「從此馮劉之間表面上並無特殊關係，而實際上往來得很是親密。」

「七七」事變後，劉湘認為抗戰可以提高自己政治地位，又以馮為橋樑，可與西北軍舊部作唇齒之依，由口頭上的抗戰變成實際行動。後劉在漢口病逝，馮很悲痛，並為劉寫一輓聯：「倭寇未滅，心傷良將；抗戰必勝，足慰英靈。」（註八）

劉湘通過馮玉祥與韓復榘取得聯繫，從中積極奔走的是郭春濤。郭曾任馮玉祥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部政治部部長，與西北軍舊部很熟悉，當時正在四川活動。他到濟南，算是劉湘的代表；到成都，算是韓的代表。

韓復榘的親信劉熙眾（同時也是馮的親信）早就提醒韓，與蔣介石鬥爭，不能光是蠻幹，應當從各方面尋求有實力的朋友，危急時可以相互支援，讓蔣無可奈何。因此，韓一直與張學良、宋哲元、閻錫山等保持信使往來，與劉湘的聯絡也開始升溫。

「七七」事變後，局勢日趨緊張，韓復榘十分焦慮，從軍事實力而論，第三路軍肯定不是日軍的對手；蔣介石要藉抗戰之名，消滅異己，第三路軍必然首當其衝；撤到沂蒙山區打游擊，又擔心大部隊一旦給養補充斷絕，很難維持，不攻自滅。韓想到，他在豫省當過主席，又在那裡駐過軍，打過仗，對河南比較熟悉；南陽一帶有個彭錫田（字雨亭，曾當過張之江的秘書長）在地方上搞村治，很有勢力，與韓保持聯繫；韓過去隨軍在漢中駐過半年，那裡土地肥沃，物產豐富，自古就是屯兵之地。韓認為豫西南與陝南頗有迴旋的餘地，將來如山東不守，退到那裡倒是一盤活棋。韓為

（註八） 高興亞：〈馮玉祥與劉湘的秘密往來〉，《文史資料選輯》，第四十二輯，第二百四十九頁。

此命張鉞去南京奔走，請求允許將來向那裡轉移，後來也曾得到何應欽的當面許可。（註九）

韓復榘又想到，豫西南與陝南皆與四川比鄰，將來撤軍到那裡，不與「巴蜀王」劉湘達成充分諒解是行不通的，因此有必要與劉作進一步聯絡。於是，韓指派劉熙眾負責與劉湘聯繫。

劉熙眾首先找到劉湘派駐濟南的代表趙岳松，說明韓復榘有與劉湘進一步合作的願望，請他回一趟四川，向劉轉達韓的意圖，將來韓部有可能撤到豫西南或陝南。趙正求之不得，非常高興，當即隨劉去見韓復榘。韓同趙談話後，寫了封親筆信託他面交劉湘。趙很快從四川返回濟南，說劉湘喜出望外，合作不成問題，望速派代表來蓉城討論合作條件。韓派柴春霖前往，會談十分順利。很快，劉又派代表張再來到濟南，洽談具體協作辦法。張走後，郭春濤又接踵而來。劉湘到南京後，郭頻繁往來於南京、濟南之間，總共有七、八次之多，有時在濟南住一兩天，有時與韓見一面就走。經過反覆磋商，劉、韓兩部合作宗旨是：共同協作，抗日保川；具體協作辦法是：俟韓部撤至川鄂邊區，即聽命於劉的指揮。韓部軍需餉械由四川協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劉湘胃潰瘍病復發，住在漢口萬國醫院。是時，劉之川軍已陸續出川，分赴抗日前線。韓復榘第三集團軍正列陣黃河防線，與日軍對峙。

韓復榘接到郭春濤自漢口來電，稱劉湘希望韓派人來漢口面談。韓派劉熙眾前往漢口萬國醫院看望病中的劉湘。劉熙眾來到劉湘住的病房，發現有特務監視，只說了些無關緊要的話，便退

（註九） 劉熙眾：〈韓復榘與劉湘的秘密結合〉，《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二百零九頁。

出來。嗣後，劉湘方面的人告訴劉熙眾、郭春濤：劉雖身為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兼任第二十三集團軍總司令，連第七戰區防區何在、作戰任務為何都不甚明瞭。由長江出川的二十三集團軍剛到達漢口，就被劃歸程潛第一戰區，拱衛南京周邊。待劉到達南京時，手下川軍皆去向不明，只知有一部到達徐州，劉已完全失去對部隊的控制。郭春濤與第三集團軍駐漢辦事處處長王愷如對在山東作戰之第三集團軍近況也不甚瞭解。劉湘希望韓派人來說明第三集團軍在山東作戰情況及下一步計畫，以便以後相互協調。

在蔣介石「削藩」的強大壓力下，面臨被各個擊破的韓復榘與劉湘彼此靠攏，只不過是消極的自保，猶如在嚴寒中抱團取暖。他們既沒有「倒蔣」的野心，也不具備「倒蔣」的實力。

韓復榘的軍隊本來不過五師一旅，再經過山東抗戰的洗禮，損兵折將，實力已十分有限；劉湘的軍隊一出川就被分別調往各抗戰前線，完全不在他的掌控之中，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軍隊開到哪裡去了。而在不久前結束的淞滬會戰中，蔣介石就一舉投入七、八個師。就憑韓、劉這兩家還想阻止中央軍進川，簡直是笑話！

再者，劉湘不准蔣介石進川，他跟鄧錫侯、揚森、潘文華等川將商量過了嗎？人家都答應跟他一致行動了嗎？

至於說韓復榘不但「倒蔣」，還要「聯日」、「獨立」，那就純屬栽贓了。韓果真要「聯日」、「獨立」，早在「七七」事變前就「聯」，就「獨」了，還用得著先跟日本人打一仗，再不辭勞苦，

千里迢迢跑到南陽、襄樊、漢中去「聯日」、「獨立」嗎？

即便韓復榘真有「曲線聯日」的陰謀詭計，行動起來總要隱蔽一點。而韓的西撤計畫事先曾向軍委會請示過，事後也是開誠布公，大張旗鼓地進行，為此還跟李宗仁鬧得很不愉快。李曾向梁漱溟抱怨說：他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濟南視察時，韓當面部署其部隊撤往周家口、郟城一帶，對他毫不迴避。（註一〇）

在津浦路北段作戰中對韓復榘極度不滿的馮玉祥就此作如是說：「韓根本未準備投日，倘若他打算投降日本，絕不會把家眷財產都運到後方郟城一帶；況且韓與劉（指劉湘）的聯絡人是郭春濤，春濤決不會幹出賣國勾當。」（註一一）

對此，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兼歷史系主任、民國史專家呂偉俊教授在其所著《韓復榘傳》一書中，就所謂韓復榘「密謀倒蔣」之傳聞表達了自己的看法：「韓密謀倒蔣，從韓蔣關係的歷史淵源及他們抗戰後的新摩擦來看，有其一定的歷史必然性；但從當時全國抗戰的形勢和韓的膽識及其當時的實際能力來看，又似未必，況且傳聞畢竟是傳聞，並無確鑿材料加以佐證。」（註一二）

（註一〇）梁漱溟：《七七事變前後的韓復榘》，《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二百三十頁。

（註一一）何允中：《川軍無敵：抗日戰爭中的川軍》。

（註一二）呂偉俊：《韓復榘傳》，第三百六十七頁。